

幻

覺

幻

覺

三思樓月書之一

幻

覺

徐

訐著

夜窗書屋出版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二月初版

幻覺

每冊實價

6.4

圓

所版  
有權  
翻印  
必究

著者 徐 訐

出版者 夜窗書屋

發行者 夜窗書屋

總經售 懷正文化社

上海江蘇路550弄88號A

目 錄

滔滔……………一

屬于夜……………二七

春……………三六

舊地……………九二

幻覺……………一二六

## 滔 滔

從船上下來的客人，挑着擔，攜着筐向岸上跑去，上船的客人也都上船了。  
小輪船拖長地叫了一聲。

小順哥趕快從船上跳到了碼頭，望着船出神。

小順嫂看她丈夫還站在碼頭上，她像出嫁時候離開娘家一樣，鼻子一陣酸，

也不管今天穿的是一件新藍布褂，爲避免旁人的注意，她拉起衣角就揩眼睛。她一時竟後悔離家了，她想跳上碼頭，跟着丈夫回家去。

但是小輪船又拖長地叫了一聲，船就離開了碼頭，她望着船埠向後退去，退去，她看到她丈夫也走了，於是她看到碼頭與岸景合而爲一，只有一朵煙還停在江天上。她回過頭來，前面滾動着滔滔的江水，再前面是她渺茫的前途，她想要裏的一切，從廚房想到臥房，她想回家。但是她必須出門。她是一直想出門的，如今已經出來，自然再回去的時候要同別人一樣，有一點面子。她是帶着乳汁出來，回去的時候一定要換回點幸福。

她今天二十一歲，嫁給小順哥才兩年，兩年來，夫妻一步都沒有離開過。小順哥是一個樸實勤儉的農夫，小順嫂則是刻苦能幹美麗的女子，她養在荒僻的農家，又嫁到荒僻的農家，她燒飯，洗衣，提水，不用說家裏的事情都是她一手處理，農忙的時節她還要下田野！夜裏常常還在一豆的燈下打草鞋，搓繩。二十一

年來，在她記憶中只有一天般的，她過着千遍一律的生活，吃的是白薯，米飯，醃蘿蔔，鹹菜……偶而有一點別人送來的鹹魚，以及過年時幾塊鮮魚鮮肉，在父母手裏是這樣，在丈夫身旁也是這樣。

但是她是強健的，愉快的，早晨的陽光，新鮮的空氣，勞作的鍛鍊使她成爲一個壯健的女子，她沒有抱怨生活，沒有抱怨工作，她過着清苦簡單的生活。

可是，在她結婚一年半以後，她開始有了一個新的慾望。

是一個出門一年的隣家女回來了，她在城裏一家人家做女傭，不過一年半，竟衣着一新，還帶來許許多多新奇的東西。

她開始知道了城裏。那個女傭告訴她，在城裏，燈一扳就會亮，路是廣闊的，有車子在上面跑，許多人，許多人，而許多人都是美麗的細巧的……連那班以前同她一樣的人，現在都細巧了，牙齒壞了的，變成了亮晶晶的金牙，衣服都

是發亮的綢緞，連做鞋的料子都有光，鞋底都是皮的。那自己動手用布做鞋底，她們已經是不會了。那個女傭還告訴她前村裏的七姐，出去了五年，現在已經是發財了，後莊上的劉三嫂，出去了三年，回來就買了田。……這些人她本來從不去注意，現在她開始想去看。

最後，她總於同丈夫說，她要進城去做女傭去賺錢，但是小順哥不贊成。他說，在城裏做女傭聽說十個有九個同主子有暗昧的事情，要不，她們個個回來都打扮這樣漂亮。

她雖然因此沒有出去，但是心開始不安，每聽到有人從城裏回來，她就要過去談談。她開始注意到她們的衣鞋同山村裏的不同，口音的異樣；她還嘗到她們從城裏帶回來的食物，各種新奇的味道。而據說，這些在她們主人家是天天吃得到的。而且每個人都勸她出去，人人都說，像她這樣聰敏的人，不出去真是可惜，她出去做一年要比小順哥十年，還可以多賺錢。



於是她又一次次同她丈夫去說；說每個女傭同主子有關係的事，不見得可靠；即使可靠，一半也在本身，如果去去不好，反正可以回來的。

小順哥覺得話雖那麼說，但似乎不能離開她。於是這件事又擱淺了。

接着是小順嫂有孕了。有孕的時候，許多親戚朋友都勸她生下了孩子到都市去做奶媽，奶媽是最得主人愛惜，而且最賺錢的事情。她們還舉出許多自己認識的人，在都市做奶媽是多麼幸福着。

這使小順哥的心也動了，小順嫂不用說，對於前途是起了許多幻想。

肚子一天一天膨脹起來，大家都高興而且期待着。他們都年青，並不期待那肚裏的男孩或是女孩，期待的是乳房的乳汁，似乎那乳汁會奠定他們整個的幸福似的。

他們的快樂，他們的美夢，現在都在乳房裏的乳汁一同醞釀，他們是期待她有豐富的乳汁，濃而且多。

幸福同她生產的日期是近起來了。

事情是巧的，當小順嫂生了滿月時候，親戚裏一個在都市做女傭的回家來，談起主人家的一家親戚，正僱不定一個奶媽，而且，像她那樣的人，一定可以耽久；於是先由那個女傭託人寫信去問，回信到時就可以一同上去。

於是小順嫂與小順哥都盼待着回信。

這樣他們第一步的夢現了，小順嫂隨着那位親戚動身，小順哥送她們到小輪船，再三叮嚀多多託人寫信來。小順哥雖有點難過，但是小順嫂是帶着乳汁去，不久就要帶着幸福回來的。

小順嫂進的一家人家姓劉，家裏人不多，劉先生已經三十多歲，才生這一個男孩，但她們已有三個女孩，在讀書了。

第一是劉老爺人好，同太太很好，看中女僕的事情是沒有的，其實，馬路上的人個個都比她好看，就算老爺不好，也不會調戲她，她覺得小順哥的話是太不可靠了。她第一封信給小順哥就先告訴他這件事情，連寫信的測字先生也笑了。

一切是因爲她的奶好，人又老實，被老爺太太所歡喜。跟着日子的過去，她同劉家執稔起來，她同都市也執稔起來了。

劉家，小順嫂以外還有兩個女傭。女傭們的一切起居與飲食在她看來已是够好，但是不久，劉老爺與太太對於小順嫂待得比她們都更好了。

有人打牌了，他們叫小順嫂早睡；凡老爺與太太吃賸的雞、肉、以及補品等等，極力叫小順嫂吃。

小順嫂稍稍有點病，就叫她到醫生地方去。一切勞力的事情都不用做，只要她抱抱小孩。

日子是在幸福中過去了。

劉老爺是在銀行裏做事，這個銀行的總行是在上海，總經理呢，姓陶，是劉老爺的親戚。

那時，在小順嫂進來六個月後，陶經理需要一個奶媽，因為上海難找，於是就託劉老爺，劉老爺為要迅速妥當，決定將小順嫂割愛了。

小順嫂不肯離開這樣幸福的環境，但劉老爺告訴她上海的環境會更多幸福。小順嫂覺得上海離家太遠；但上海究竟是上海，她在劉家三月，已經是聽到不少的次數，許許多多地方她會聽得不相信起來，但如今她可以去上海了，她可以證實上海的一切。

小順嫂左思右想的，結果決定回家一趟同小順哥商量商量看。

小順嫂將這件事同太太商量，太太說這件事決定要快，要回家明天就回去，大後天就出來。

當天，小順嫂上街去，她上街已經有好些次，她知道洋貨店，她知道洋布店，她還知道糖食店。

她是年青，聰敏，二個同事的女傭是她模倣的榜樣，太太又愛她，送了她一些不要的衣服；她現在也很知道鞋口應當加深二寸二，袖子應當少去一寸八，衣裳應當有短的長的二種。

頭髮剪去已經二個月了，皮膚已經白了許多，她被劉老爺太太所教導，爲要伴小孩同睡的緣故，已經養成了用無敵牌牙粉，牙刷，以及常常洗澡習慣了。

她已經知道將床鋪疊得方方塊，已經練熟了電燈開關的用法。

然而現在她要回家，她要買一點東西回家。

她買一只熱水瓶，買些衣料，買些日用的東西，以及自吃的同送人的食物。

她想念家，想念丈夫，還想念孩子；她愛她的家，她的家，在她去後，是由她丈夫迎他的姨母掌理着一切。她如今可以回家了，她帶回去這許多東西，她是光榮的，還有她穿的衣服與時新的打扮。

她興奮得夜裏都睡不着了。

### 三

天沒有亮就醒，看看天，看看屋頂，她再也不想睡着。起來，她收拾行李，她把昨天買來的東西檢點一番：熱水瓶，可以給小孩用，還有姨媽，老年人幼年人不要要在夜裏喝水的嗎？衣料，一包是給丈夫做衣裳的，一包是給小孩的，一包是給姨媽的，一包是送人的，還有另星的東西，食物，她點好了分好包好；再把空閒辰光縫好的自己孩子的衣履也放在一起，她於是把電燈關掉，天是亮了。

她喂好奶，把尿布換好，將小孩交給劉太太，早餐後，她就坐洋車到了碼頭，於是嗚的一聲，她回鄉下去了。

江水滔滔的滾着，她心頭有按不下的一種快樂；她凝視江水，好像它與六月前的江水是完全兩個似的，無數的樹影雲影向後退去，終於船埠到了，於是她的驕傲在臉上浮出了輕笑。

劉太太是叫她就去就來，她也來不及寫信給他丈夫，船到碼頭的時候也沒有  
人來接，她還帶着許多東西，於是她坐了一頂轎子。

轎子一到家，許多人來看來，呵！原來是小順嫂。

許多人都傳開去，在外面工作的小順哥，也回來了。

這是半年，半年沒有會面，可是情形都有點不同了。

小順嫂坐在房間裏，發亮的衣裳。發亮的頭髮，絲襪，皮底鞋；而小順哥呢，土在他的頭上，泥在他的腳上。……

他在外面突然聽到小順嫂回來，他心裏一驚，他想她每半月有信來，每個月有錢來，現在突然回來，還坐轎，那不是在外面苦病了，還是怎的？他到門前就看見許多人，可是他沒有問一句就跑到了屋裏，他再也想不到小順嫂變成了這樣，他呆着，心裏說不出是高興還是悵惘？還是有幾分妬嫉？還是有幾分驚惶？他喘氣，可以說是外面趕回來的緣故，但心跳，這在他是一個太新的經驗。

『……………』他說不出什麼，也不知什麼好。倒是小順嫂，一見他進來，立刻站起來說：

『呵！真是好久不見了。』她對誰都這麼說，但是對小順哥說的聲音有點不同。

無論是怎樣不同法，但在小順哥看來，小順嫂是什麼都同以前不同了。

於是他們間起了有一點隔膜，什麼話都引不出來，姨媽像客人一般的待小順嫂，什麼事情都不讓小順嫂做。小順嫂於是祇好做自己事情，她把要送的東西送



好了，把自己孩子的衣服鞋履上上下下都換了。

她抱着自己的小孩，喂奶吃，她確感到比別人的小孩要親切，可是當她的孩子熟睡了，她把他抱到床上去時，她厭憎這床，這被，這一切，她於是厭憎她的家，家裏的一切，她也看不慣她的丈夫，丈夫的一舉一動，以及丈夫的一切了。

可是天已經黑下來。鄉下人的晚飯是很早吃的，她到灶間去，姨媽正在忙，她拿出帶來的食物，是幾根從劉家拿來的香腸；她有點不知怎麼幫姨媽好。

這是一間以前許久許久整天在裏面忙的灶間，可是這一隔半年，現在真是疎遠了。她覺得屋子太低，洞窗太小。地下滿是雞屎，以前終是由她掃的，現在走路都感到髒了。洞窗括進一陣風，把已吐到外面的炊煙從煙囪口打了進來，她眯起眼，背過身。

「……………」姨媽望一望她，笑了。

「阿德婆，我替你搯一桶水來吧。」她忽然想一件合式的事情去做，一方面